

第一章

賽文將早點放在托盤上端出來，並且在杯子裏倒上剛榨好的柳橙汁，加了幾塊冰和一點威士忌。

他把報紙熨好並和娛樂雜誌一起放在桌子的另一邊，正準備上樓，一個女傭突然走進來說：「抱歉，賽文先生，剛才史蒂芬先生打電話來，說他大概十點的時候會到，有可能會在這裏吃午餐……您要親自下廚嗎？」

「不，今天就交給廚師吧。」賽文想了一會，「史蒂芬先生有說來這裏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「沒有，賽文先生。」女傭回答，「不過他也許會提早來，他已經有好些時間沒來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賽文點點頭，「妳去忙吧，叫廚師今天做西班牙料理，史蒂芬先生喜歡這個。」

「好的，賽文先生。」女傭笑了一下，轉身離開。

賽文歎了口氣，這個家的主人其實並不歡迎即將來訪的人，樓上的那個人聽到這個消息，恐怕心情會糟糕一整天。

他慢慢走上樓梯，想像著那個人聽到這個消息會有什麼反應。

踏上二樓繼續邁步，在第二間房門口停住，伸手在旁邊的指紋辨識器上按了一下，門便輕輕的打開了。

毫無疑問，那個人正在柔軟的床上睡著。房間裏的落地窗簾全部拉上，空調溫度開得很低，柔軟的白色地毯上扔著幾件價值不菲的衣服。房間中央擺了張古色古香的大床，周圍垂著華麗的床幔。

賽文一邊撿起地上的衣服，把它們扔在旁邊的籃子裏，一邊靠近那張床。

伸手將床幔紮起，床上的人裹著被子，正在熟睡。他昨天很晚回來，不過不管他多晚回來，都會洗好澡才上床，並且從來不將女人帶回家。

「瑞格斯，該起來了。」賽文柔聲說，將空調關掉。

床上的人沒有反應，賽文輕輕的推了推他，「瑞格斯少爺，你最好快點起來。」

床上的人動了一下，發出悶悶的聲音，「賽文，我昨天回來得很晚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少爺，凌晨兩點三十七分。」賽文柔聲說，「不過你最好起來吃早餐，史蒂芬先生馬上就要來了。」

「史蒂芬……」床上的人喃喃的重複，隨即睜開一雙藍色的眼睛瞪著他，「史蒂芬？威廉·史蒂芬？」

望著他憤怒的眼神，賽文無奈的點點頭。

「這是我這個月聽到最不幸的消息了。」瑞格斯·史蒂芬憂鬱的說，並且迅速坐起身，「賽文，給我一件衣服，襯衫，對了！他喜歡我穿白襯衫。」

賽文轉身從衣櫥裏拿出一件 Armani 的白襯衫遞給他，雖然瑞格斯有一間十坪大的穿衣間，但是他還是喜歡在自己的臥室裏放上幾件衣服。

賽文安靜的看著正慌忙套上襯衫的人。自從主人過世以後，這個家都是自己在管理，因為這個少爺根本不管事，對他來說，生活無非就是享受，他是個名副其實

的紈子弟。

瑞格斯是個美國公民，不缺錢也不缺感情，父母給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，足夠他揮霍幾輩子。

他只有二十五歲，柔軟的金色短髮，白皙的皮膚在白色襯衫襯托下顯得細緻而美麗，頸部的優雅曲線一直延伸到衣服以下。他很英俊，甚至美麗，也有非常完美的氣質和教養，但是無可避免的，像他這樣的富家子弟在私生活方面，都有點……不檢點。

「他有說幾點來嗎？」瑞格斯問，從床上下來，睡意因為訪客即將到來的消息完全消失。

「十點，少爺。」賽文走過去，為瑞格斯扣上釦子——他通常只扣一個釦子，其餘的賽文會替他解決，「你還來得及準備。」

白色襯衫下的皮膚上還留著昨晚情愛的痕跡，賽文想，也許是哪個女明星或者模特兒留下的吧，這個少爺總喜歡在那些女人中打轉。

「好了，少爺。」賽文的手離開他的身體，向後退了一步。

「噢。」瑞格斯應了一聲，朝賽文露出一個笑容，「不要告訴他我昨晚很晚回來，他會把我拆了的。」

「是的，少爺。」賽文輕輕的笑了笑。

「我以為他已經忘記我了。」瑞格斯沮喪的說，「可是他又殺回來，上帝就不能讓他安分一點嗎？」

賽文又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吃過早餐以後，瑞格斯坐在沙發上看報紙，陽光從落地窗灑進大廳，賽文不知道忙什麼去了，女傭正在整理餐桌。

他翻過政治經濟版，稍微看了一眼體育版，然後翻到了娛樂版，瀏覽著一個個標題。他現在還沒有結婚的打算，說不定會過這樣的生活到四十歲，或者更老，反正美麗的邂逅或者激烈的一夜情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，他不討厭這樣的生活，甚至相當習慣。

忽然一陣刺耳的煞車聲從窗外傳來，讓原本放鬆的瑞格斯一下子緊張了起來。除了那個威廉，誰還能在他家這麼囂張？

瑞格斯的家裏雖然有一個不小的車庫，不過他不認為威廉會乖乖從車庫走過來——畢竟上一次，他可是將直升機開到他家，然後鎮定的從上面跳下來。

事先知道威廉要來，瑞格斯家的大門一定是虛掩著，雖然他不會用腳踹門，但是瑞格斯總覺得世界上似乎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前進，好比當他推不開一扇門的時候，也許會拔出槍來把鎖打壞，然後再姿態優雅的推開門。

「賽文。」瑞格斯緊張的站起來，叫著管家的名字，卻得不到回應。

「噢，你的管家不在嗎？」門被輕輕推開，傳來十分輕柔甚至溫和的聲音，但是對瑞格斯來說，這卻足以讓他冒冷汗。

「我想……他大概有些事情要做吧。」瑞格斯連忙說。紐約的夏季陽光從被推開的大門照進來，他看到一個具有紳士氣質的男人站在門口。

男人看起來大概有三十多歲，金色的短髮被仔細的梳好，藍色的眼睛清澈而溫和，大部分的人都會忽略那溫和背後的危險。他穿著義大利的手工製西服，柔軟舒適的小牛皮皮鞋，無名指上戴著線條簡潔的結婚戒指，正溫和的看著瑞格斯。瑞格斯被他看得冷汗直流，迅速掃了客廳一眼，發現賽文真的不在，只好強迫自己鎮定下來，露出僵硬的笑容，「噢，威廉舅舅，好久不見。」

「好久不見。」威廉·史蒂芬輕聲說，然後慢慢走進家裏，「我以為你會睡到中午或下午，所以事先打了個電話過來……希望沒有打擾到你休息。」

「當然不！」瑞格斯立即回答，「事實上我很早就起來了，吃了早餐以後賽文才告訴我您要來，我正在等您呢。」

威廉笑了笑，坐在沙發上，「看來你進步許多了，我沒想到你昨晚兩點多才回來，還能那麼早起。」

「噢……」瑞格斯心虛的應了一聲，「我習慣晚睡早起。」

「不說這個了，」威廉斂起有些嘲諷的笑，「我這次來找你，是想替你找份工作。」

「啊？」瑞格斯吞了一口口水，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小心翼翼的再次確認，「您剛才說什麼？我好像沒有聽清楚。」

「我說，你需要一份工作，」威廉冷靜重複，眼眸瞬間變得深邃。「而且，我也要培養一個接班人。」

我不需要工作，也不想做你的接班人！瑞格斯在心裏大吼，但是在威廉面前，他永遠是弱勢的一方。

於是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才開口，「可是威廉舅舅……你看，我該做什麼工作好呢？我的錢還夠花，也不適合政治人物的生活，又討厭被那些媒體採訪，他們在我父親死掉的那段時間吵翻了天，差點把我們家屋頂掀了……」

「我不習慣商量這種問題。」威廉挑了挑眉，「你是在挑戰我的耐心嗎？」

瑞格斯閉了嘴，委屈的看著他，小聲說：「舅舅，您應該準備結婚、生孩子了，而不是戴著結婚戒指偽裝已婚，跟我討論繼承人的問題。」

「我暫時還沒有這個打算，繼承人的問題可以再商量，」威廉停頓了一下，又開口，「但是你必須工作。」

「可是為什麼……」瑞格斯的音量減弱了幾分。

威廉冷冷看了他一眼，「我有權力沒收你全部財產，你最好乖乖聽我的話。」他的聲音很輕柔，就像個優雅的紳士，但是在瑞格斯耳裏彷彿惡魔的宣判。

他呆呆的看著眼前的人，不知道該做出什麼反應。他知道舅舅就是這樣的個性，喜歡別人對他妥協，而且永遠不會放低姿態去配合別人，除了一個人之外。

「午餐準備好了，史蒂芬先生，現在就用餐嗎？」賽文從大廳另一側走過來，對威廉鞠了一個躬，表示歡迎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，賽文。」威廉禮貌性的打了招呼，「你看起來還是老樣子。」

賽文只是露出一個淡淡的微笑，沒說什麼。

「那麼用餐去吧，早上遇上些事情，我連早飯也沒吃。」威廉從沙發上站起來，

「我可真有點餓了。」說著，沒理瑞格斯，逕自朝餐廳走去。

賽文也跟了上去。沒想到這個家的主人居然要去工作了？聽起來真有些不可思議。

整頓午餐一點說話的聲音也沒有，氣氛很僵，只要是威廉在的地方，氣氛永遠不會好起來。瑞格斯看著杯子裏的葡萄酒想。

等到他們用完餐，威廉告訴瑞格斯，「我說的事情你好好考慮一下，過幾天就可以去上班了。當然，如果你想放棄這筆巨大的遺產的話，我也沒什麼意見。」沒再給他說話的機會，他馬上離開了。

「他瘋了嗎？為什麼要我去工作」瑞格斯大吼，當然是在威廉離開以後，「天啊，所有美國人民都被他的外表欺騙了！這樣的人怎麼會獲得大眾的喜愛？」

「雖然我不認為他的做法有什麼錯誤，」賽文在旁邊輕聲說，「但是這次他的決心看起來有些……」

「一定是和他的情人吵架了！」瑞格斯靠在沙發上，像一隻軟體動物一樣，面對威廉總是讓他精神緊張，「希望他們趕快和好，這樣我就不用去工作了。」

賽文安靜的站在他身後，聽著他嘮叨。他的耐性一向很好，好到自己都佩服。

「啊！對了，賽文，」瑞格斯忽然轉過身看著他，「你來我家多少年了？」

「二十年了，少爺。」他輕聲答。

「噢……」瑞格斯點了點頭，然後輕鬆的一笑，「不知道你年紀的人，還以為你只有三十歲呢！」

「是嗎？」他溫和的笑了笑。

「嗯……上次我出門的時候，溫蒂正好看到你，說你很英俊。」瑞格斯說著，把頭仰起來，往上看到賽文俊美的臉，「我都從一個孩子長成成人了，但是你好像一直都沒變。」

賽文臉上依舊是不變的微笑，「很多人都這麼說過。」

「真好！」伸了個懶腰，瑞格斯站起來，「我要回房間繼續睡了，如果有電話就要他們下午三點以後打來。」他把手機扔給賽文。

「好的，少爺。」接住手機，賽文柔聲應道。

不過，看來威廉和他的情人並沒有和好，因為瑞格斯在三天之後收到了聘書。

賽文接過聘書看了一眼，還給了一臉哀怨的瑞格斯，「我以為他會把你弄到 FBI，那裏晉升比較快。」

「相對來說也很危險。」瑞格斯歎了一口氣，將聘書摺好，「我也沒想到，竟然會是國土安全部。」

「據說特勤處也是隸屬於國土安全部的。」賽文隨口說了一句。

瑞格斯不滿的說：「你希望我去那裏嗎？幸好我只是去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，上帝保佑，那裏可是個清閒的地方。」

「而且只是管理資料的工作。」賽文笑了笑，「聽起來似乎不錯。」

「可我就是不喜歡工作。」瑞格斯轉身坐在沙發上，習慣性的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。正好在播放午間新聞，電視螢幕裏，威廉被一群記者圍著提問，他露出優雅

而溫和的笑容，平靜回答他們關於政治腐敗或者官員行賄的事情，當然這些問題不該由他這個國防部長來回答，但那些記者總是隨自己的意思提問，而不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回答。

威廉所展現出來的風度相當受到媒體歡迎，他向來就是個表裏不一的人，瑞格斯看著螢幕想他希望一輩子不被這樣的人纏上，可是事實上，他卻是與自己血緣最親的人。

瑞格斯出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，確切的說，是瑞格斯的母親來自一個歷史非常古老而尊貴的家族，在美國這樣的家族顯得更加稀有和珍貴。這個家族的歷史悠久、富裕，而且社會地位崇高。

他的母親在這樣的家族中成長，原本應該嫁給一個有同樣地位的男人，可是她卻選擇了瑞格斯的父親，然而問她對方有什麼優點能讓她如此執著，她的回答竟是一大概只有外表讓我著迷而已。因為她的固執，她被趕出了家門，在她結婚的時候，女方來參加婚禮的只有威廉，他帶來了她該得的那份財產。

瑞格斯對於母親的評價只有能幹。她用錢創造了錢，是個了不起的女人，但是他在他小時候就生病去世了，留下的財產，足夠他們父子過好幾輩子優渥的生活。瑞格斯將電視關掉，靠在沙發上，輕輕的閉上眼睛，然後聽到賽文柔和的聲音，

「你睏了嗎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他輕輕說，沉默了一會又說：「我不想工作……我不喜歡那麼規律的生活方式。」

「這聽起來像個藉口。」賽文柔聲回應，轉頭看向窗外。

最近紐約夏季的溫度越來越高，氣候因為污染而變得怪異，去年一月的時候居然還有 22°C。紐約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城市。

第二章

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的任務是指導防災、救災，它的前身是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，2003 年 3 月成為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直屬部門。

顯然安全部的部長和威廉交情不淺，居然會讓瑞格斯這種人任職於重要的政府部門。不過他負責的工作很輕鬆，只是將各部門和各州送來的資料放到相應的地方而已。

這裏的資料庫很龐大，大多都是文字稿，有些甚至還是手稿。資料大部分是一些恐怖活動或者自然災害的報導，送來之後馬上就會有人將它們再送到相關部門去解決。

因為工作非常枯燥，所以瑞格斯沒事就會打電話回家。

「喂，賽文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電話那一頭傳來賽文輕柔的聲音，「我在看書，少爺。」

「你在看什麼書呢？」接著他思索了一下，「賽文，我覺得你應該看普通一點的書，或者乾脆去談場戀愛。」

「戀愛？」電話裏傳來輕輕的驚訝聲。

「是的，戀愛。」瑞格斯立刻說，「賽文，你不想談戀愛嗎？我幫你介紹一些漂

亮的女孩子怎麼樣？等我下班，我們一起……」

「少爺。」電話另一頭的人發出無奈的聲音，「我暫時還沒有談戀愛的打算。你晚上會回來吃飯嗎？」

「會，」瑞格斯說，「下班後我就會回去……今天吃什麼？」

資料室裏很安靜，四周都是高大的鐵櫃，上層的櫃子裏豎著厚厚的不知名文件，下面的抽屜也全放滿文件。這些文件極其重要，要不然也不會出現在安全部。一個個櫃子安靜的矗立著，像一座座墓碑，日光燈雖然明亮，卻照不到櫃子與櫃子之間的黑暗角落。瑞格斯到這裏來的頭幾天，還興致勃勃的找一些資料來看，可是只看了幾份，就再也不想看了。

翻閱著那些關於謀殺和陰謀的資料，他似乎可以聞到上面的血腥味，如果不找人講話，這個地方也許真會讓人發瘋的。

可是這裏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，所以瑞格斯只好不停打電話給賽文。

幸好賽文很有耐心，瑞格斯已經換了一個手機電池，正繼續跟他通話中。

瑞格斯忽然覺得自己跟賽文的話題多了起來，基本上都圍繞著他的戀愛。雖然沒有派人調查過，但是他知道賽文一年的收入挺高，外表也很英俊，為什麼不去好好談場戀愛呢？他明明有吸引女人的一切條件。

「請問……」

以往這個時間根本不會有人過來領資料，而且瑞格斯壓根沒聽到有人推門進來，所以他自動忽略了那個聲音。

直到有人拿走了他手裏的手機。

視線隨著手機的移動落在來人身上，他不禁皺起眉，看著這個沒禮貌的男人。

「嘿，你不需要這麼做！」瑞格斯瞪著他，「你應該出聲提醒我。」

「我有。」男人輕聲說，然後拿起他的手機，對電話另一頭的賽文說：「抱歉，他要開始工作了。」接著按了切話鍵，將它遞給瑞格斯。

真是沒禮貌的傢伙！瑞格斯在心裏下了結論，冷冷的說：「你要拿什麼檔案？」

「23 號櫃新到的文件。」

瑞格斯從電腦上查了一下，然後好奇的抬起頭，「先生，這個檔案需要部長的簽名。」

那個男人皺了皺眉頭，「我從內華達州直接過來這裏，我需要這份檔案，馬上。」他強調。

「抱歉，先生。」瑞格斯的語氣像所有的政府官員一樣事不關己，「沒有部長的簽名，我不能把文件給你，23 號櫃裏的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。」

「可是我馬上要。」男人強硬的說。

瑞格斯抬頭看了他一眼，「我們得按流程辦事，如果你願意，我的手機可以借給你，打個電話給部長一沒有簽名的話，他親自過來調檔案也可以。」

男人冷冷的看了他幾秒鐘，拿出自己的手機。

很久之後，瑞格斯想起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情景總會冒冷汗，覺得自己做了這一輩子最勇敢的事情。

男人在手機裏找了很久後，終於開始打電話。令瑞格斯意外的是，才過三分鐘，門口的讀卡器就發出聲音，部長隨即氣喘吁吁的走了進來。

「天……天啊！瑞格斯，」部長看起來有些缺乏運動，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快把文件給他。」

瑞格斯呆了呆，然後才慢慢的走向櫃子。

房間裏很安靜，除了部長發出的喘氣聲外沒有其他聲音。他打開櫃子，將那疊厚厚的檔案拿出來。他的動作有些緩慢，並不在乎是不是會因此得罪安全部部長，因為如果部長生氣將他辭退，那麼他反而會由衷感謝他，可是部長和威廉的交情顯然非常好，完全沒有要罵他的意思。

將檔案遞給男人的同時，瑞格斯也打量了一下對方，他的身材修長勻稱，黑色的短髮，劉海幾乎遮住眼睛。紐約的紫外線很強，這個男人穿著黑色襯衫，皮膚卻顯得異常白皙，似乎很久沒照過陽光一樣。

撇去這些不說，由外表看來，他是個很有魅力的男人，應該很受女人喜歡，雖然他看起來不那麼隨和。

最吸引他注意的，是男人黑色的眼睛，如此幽深，彷彿折射不出任何光線，也拒絕光線進入一樣。

男人拿了文件轉身就離開了，也沒有理會部長。

「他是誰？」瑞格斯好奇的問，「他看起來不太像美國人，而且，他好像有些自閉。」

「他是政府高層官員。」部長沒好氣的回答，「記住，下次不用跟他要什麼簽名了，他可以隨時進來拿走任何檔案，不用任何手續，明白了嗎？」

「隨時嗎？」瑞格斯不死心的再次確認。

「是的。」部長認真的說，「如果你真的需要簽名，我可以預先簽一百張給你。」瑞格斯只得乖乖閉嘴。

見他沒再應聲，部長轉身就走，房間又恢復了平靜，可是空氣中還留著和那個男人一樣的嚴肅氣息。

瑞格斯伸了個懶腰，繼續剛才被中斷的事。

「噢，賽文……我們剛才說到哪裏了？是的、是的，剛才來了個討厭的男人……」

誰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會去政府單位工作，而且是職位這麼低又無聊的工作。

瑞格斯手裏拿著檔案，一份份將它們放進對應的櫃子裏。有些檔案放了一個月也不會有人來取，有一些則是剛送來，就有人馬上拿走。

真是無聊啊，瑞格斯每天都這麼想，但即使無聊，即使不想做這個工作，他也不敢跟威廉提出「讓我回家吧」，或者「我覺得你比我更適合這裏的工作」之類的話題。

就像有些人天生會害怕一些東西，而瑞格斯正好天生怕他舅舅。

也不知道為什麼，舅舅居然關心起繼承人的問題，如果他夠聰明的話，不會看不

出來自己根本就不適合當繼承人。瑞格斯一邊想著，一邊拿起一份文件看了一下，是 23 號櫃子的文件。

這裏大部分的檔案他都可以看，但是 23 號櫃子的檔案每次送來都已經被火漆封好無法拆開。

他把檔案放進櫃子，轉身想走開，忽然想到什麼似的又停住了。他重新把檔案拿出來，仔細看了看。火漆在古代很平常，不過用在二十一世紀的政府部門就有點奇怪了。安全部的保密檔案怎麼會用這麼古老的方法封起來呢？

掂了掂檔案的重量，裏面裝的東西不多，應該都是紙，也許還有一些照片。他看向火漆上奇怪的印章，那是一個複雜的圖案，由一堆線條交織而成，以至於看起來莫名的詭異，它不像一些家族的印章一樣容易辨認，也不像一般私人用章那麼簡潔。

瑞格斯曾經有段時間十分喜歡古代印章，在一次拍賣會上，買到了英國一個古老貴族家庭的印章，那枚印章最後轉送給賽文，因為沒過多久他就喜歡上新的玩意了。

不過他還記得那枚印章的樣子，古老而華麗，美麗的線條就像那個家族古老的歷史般複雜蜿蜒，這份檔案上的印章也給他一樣的感覺。

瑞格斯將檔案舉起來，對著日光燈看，可是只能看到裏面的檔案形狀，完全看不見別的東西。

「看起來我來的正是時候。」

突如其來的說話聲讓他嚇了一跳，轉頭便看到上次來拿文件的男人，他安靜的站在旁邊看著他，穿著黑色的恤和黑色牛仔褲。

男人又開口，「我想你大概是準備把文件交給我吧。」然後朝他伸出手。

瑞格斯打賭他沒聽到讀卡器響的聲音，也沒聽到門被推開的聲音，可是男人卻站在自己面前，好像他本來就在那裏一樣，漂亮的黑眼珠望著他，等他把文件遞過去。

他看起來有良好的教養，沒有因為自己試圖偷看他的檔案而表現出不愉快。也許他不是一個健談幽默的人，但絕對是個安靜的人，散發出來的氣質有點類似英國傳統的紳士。

瑞格斯拿著檔案走到男人面前，男人比他高上一個頭，接過那份文件說了聲「謝謝」。

「那裏面是什麼？」瑞格斯好奇的問。

如果他是個合格的政府工作人員，絕對不會這麼問，但他顯然沒有這方面的自覺，這份工作對他來說無關緊要，甚至希望馬上失去。

男人看了他一眼，「我也不知道裏面是什麼，我還沒打開呢。」

「你可以現在打開。」瑞格斯慇懃著，其實，他並不是一個好奇的人，也不太會對別人的隱私產生興趣，可這回好奇心來得有些讓他控制不住。

男人笑了笑，坐到旁邊的椅子上，「如果你願意幫我倒一杯咖啡的話。」

瑞格斯看了他一眼，「我這裏沒有咖啡，我不喜歡即溶咖啡。」

「那麼，請給我一杯水。」男人毫不介意的說。

瑞格斯轉身倒了一杯水，然後湊到他身邊，看男人把檔案拆開。和男人白皙修長的手指比起來，那紅色的火漆顯得更加鮮豔。男人並沒有用拆信刀，而是直接撕開檔案封口，將文件拿了出來。

裏面是一份整齊的文件和一疊照片。

男人先拿起照片端詳，瑞格斯也站在他身後跟著看。那是一組兇殺現場的照片，似乎是一場大規模的械鬥，由照片上看不出來發生地點，顯然這是案發後的現場，因為站著的全是員警，而躺著的全是屍體。

另外幾張是屍體傷口的特寫，大多是切創傷。接著，男人又拿起文件來看，然後轉頭問瑞格斯，「你知道布萊頓海灘街在哪裏嗎？」

「就在本森赫東南方，是個俄羅斯社區，挺熱鬧的。」瑞格斯很快反應，「你不是紐約人嗎？」

「謝謝，我是英國人。」男人輕聲說，然後拿起杯子喝了口水，站了起來，「我先告辭了，祝您下午過得愉快。」

瑞格斯乾笑了幾聲回應。這次他看到男人拿出卡，然後讀卡器也有發出聲音，男人推開門走了出去。

他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，一旁玻璃杯中的水，在日光燈下顯現出蒼白的反光。

那個男人很奇怪，看起來溫和有教養，但卻給人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。

他很年輕，大概大不了自己幾歲，如果在他這個年紀就有這麼高雅的氣質，那表示這個人來自一個高貴的家庭。

不過，像國土安全部這樣的部門很少會用外國人，那男人像是負責刑事案件的，不知道是 FBI 探員還是安全部特勤處的？一般的員警是不會到這裏來的。

不多想了，他起身，將剩下的檔案繼續放進櫃子裏。這時候，門口突然發出聲音，有人推門進來。

瑞格斯側過身，發現部長居然又到這裏來，不禁驚訝的看著他。

部長是個高大的美國人，看起來精明幹練，除了那一次要簽名的時候。像他這樣高階的政府官員，都很注重儀態，基本上不太會有肥胖過度之類的症狀。

「嗨，瑞格斯。」部長要他走近，「我有點事情要和你說。」

瑞格斯在母親和父親的葬禮上都見過他，不是很熟，不過他跟威廉卻是很好的朋友和政治夥伴。

「請說吧。」瑞格斯走近了些。

「你覺得現在這份工作怎麼樣？」部長看著他，瑞格斯不太確定他眼神裏的是不是類似長輩的關懷。

「工作嗎？有些無聊。」他說，心想最好把我開除。

部長笑了笑。

雖然他被媒體評為政府的形象大使，並且有許多民眾說他有慈悲的笑容，可瑞格斯這會卻覺得有些可怕。

點點頭，部長又開口，「我也覺得這裏的工作不太適合你，所以想調你去別的部

門。」

「……是嗎？」瑞格斯疑惑的看著他。

「沒錯，」他愉快的說，「那是個不錯的職位，你不用來安全部上班，甚至可以待在家裏一只要當天沒有工作。」

「聽起來不錯。」瑞格斯有點高興，「是什麼職位呢？」

「是這樣的。」部長攤了攤手，「你看，你舅舅對你顯然太不關心了，這個該死的地方會抹殺年輕人的創意和積極性，不適合你，所以這裏的工作可以交給別人做。我知道你以前在美國特種部隊服役，這挺讓人驚訝的，畢竟你看起來就像個不折不扣的紈 爪子。」

「喂！等一下，那些陳年舊事你是從哪裏挖出來的？」瑞格斯驚訝的瞪著部長，他以前的確因為家裏的某些原因而跑去當過特種兵。

「美國軍方紀錄裏有啊！你當時可年輕了，但是成績卻非常好，所以由你來做這份工作最適合不過了。」部長認真的說。

如果一隻老狐狸會說出這樣的話，那通常意味著另一份工作會比這份無聊的工作困難。

「也不是這樣。」瑞格斯話鋒一轉，「我覺得在這裏工作挺好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部長驚訝的看著他。

「你看，我以前有點任性，來到這裏以後，我可以用空閒的時間來思考一些人生問題，比如說，人為什麼活著，或者人為什麼死之類的哲學問題，」瑞格斯閉著眼睛胡扯，「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思考出來……」接著，他睜開眼睛看著部長，「所以，我現在並不想放棄這份工作。」

部長驚訝的看著他，「親愛的，你難道不想待在家裏嗎？難道不想有更多時間去約會嗎？」

瑞格斯聳了聳肩膀，「暫時不想。」

「所以你要拒絕這份工作？」他不死心的確認。

「是的。」他堅定的回應。

他真的不是一個好奇的人，所以並沒有問部長到底是什麼工作，也沒有問為什麼會忽然想幫他換工作。反正留在這裏總比去負責另一項麻煩的職位來得好。

晚上瑞格斯回家的時候，賽文正在等他吃飯。如果瑞格斯說要回家吃飯，通常就只會有他們兩個人，他不會帶女人回家吃飯或留宿。對他來說，家是很私人的地方，雖然這個家裏已經一個親人也沒有了。

「你已經連續三天在家裏吃飯了。」賽文笑著為他倒上紅酒。

「是嗎？」瑞格斯支著頭，看到那紅色的液體流入透明玻璃杯裏，在燭光下反射出蠱惑的色彩，「也許工作就會讓人變成這樣。」

賽文將剩餘的酒封起來，放進冰桶裏，坐回位子上。

一般來說，管家是不能和主人在一張桌子上用餐的，但是面對這個從小看著長大的小主人，他不必那麼拘謹。

瑞格斯低頭不語，安靜的切著牛肉。

賽文站起來走到他身後，白皙修長的手指搭在他肩上，安慰地拍了拍，接著輕輕的說：「也許這並不是件壞事，你知道一個人的生活不能總是那麼的……多彩多姿。」

他只得用更沮喪的聲音說了句，「我知道。」

第三章

人肉包子案、唐人街分屍案、炸彈狂魔案……瑞格斯頭痛的看著一疊疊檔案。

這些檔案是已經結束的案件，被送到這裏保管。雖然現在資訊發達，電腦普及，但是安全部裏依然用最古老的方法保存這些資料，因為有時候這種方式比存在電腦裏更安全，像駭客就沒辦法透過電腦入侵。

手邊另一疊文件是等人來拿的，他也按照類別將它們分類，現在拿在他手上的是23號櫃的文件。

正要將文件收好，他又聽到那個男人溫和的聲音，「請把它拿來給我好嗎？」

一轉頭，瑞格斯就看到男人靠在牆上看著他，對他伸出手。他發誓，他真的沒有聽到開門的聲音！

「午安。」男人輕聲開口，「我嚇到你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瑞格斯回神，聳聳肩，把檔案遞給他，「你來得很剛好。」

「謝謝。」男人接過文件，轉身要走。

「等一下！」他忽然喊了一聲，男人停住身體，慢慢轉過頭看著他。

「你不看看文件嗎？」一向不旺盛的好奇心又莫名被挑起，瑞格斯轉身替他倒了杯水，「你可以在我這裏看。」

男人沒說什麼，走了過來，像上次那樣拆開檔案，先看了照片。

「你是FBI探員嗎？」他湊近男人。

「不是。」男人奇怪的看了他一眼，「我不算政府人員，只是暫時為美國政府工作。」

「那麼你是特勤人員？你看起來很年輕。」瑞格斯不知道他哪來這麼大的求知慾，當然，過陣子他就後悔得想要咬掉自己的舌頭。

「謝謝，不過我不是，」男人搖頭，「我是英國人，來美國只是為了工作而已。」

「噢……」瑞格斯應了一聲，然後去看男人手上的照片。

當他看到照片的時候，卻有那麼一瞬間找不到自己的呼吸。

他知道男人拿的檔案全是關於死人的，比如兇殺案之類，對他而言，那也只是一些照片，和他毫無關係，可是現在不是了，他認識照片上的人，而且威廉舅舅也認識。

男人毫無所覺的將照片放到旁邊，繼續看文件。

深呼吸一口氣，瑞格斯拿起照片。角度是站著拍的。白色的床上躺著一個男人，他安靜的閉著眼睛，嘴角滲出已經氧化了的黑色血液，額頭上有一個幽深的黑色彈孔，黑色長髮散在白色床單上，蜿蜒的美麗，就像睡著的孩子。

男人轉頭看了他一眼，發現他神色不對勁，「你看起來不太舒服……」接著站起

來，讓瑞格斯坐下。

「……是的，我只是有點……」瑞格斯拿著照片，抬起頭，「你到底是做什麼的？」男人挑了挑眉，「我有權不說。」

他皺眉，「這樣的案子不會拿到安全部來，貧民區的謀殺案安全部很少過問，上次部長說你是政府的高層官員，可是你卻說你不是……」

「你認識這個人？」男人有些驚訝，拿了另一張照片放到瑞格斯眼前。

他沉默的看著照片，過了一會才應了一聲，「是的。」他當然認識照片上的人，他是梵音，威廉舅舅的情人。

隨後是兩個人的沉默。

「很抱歉，我該走了。」一會，男人輕聲說，然後將檔案和照片一起放到了原來的檔案袋裏，「再見。」

「等一下。」瑞格斯迅速拉住他，「你要去哪裏？」

「去工作。」

瑞格斯沒有放開他的手，他很少那麼失態，但現在顧不了那些禮儀，他立即拿出手機撥通部長的電話，一分鐘後，部長就氣喘吁吁的跑到資料室。

「上帝保佑，這次又是什麼事情？」部長推開門走進來，驚恐的看著他們，對瑞格斯嚷道：「放開手！瑞格斯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？」

但他並沒有放開。

「你瘋了嗎？」部長急忙走過來，不顧形象的想把瑞格斯的手從黑髮男人身上拉開。

「沒關係。」被拉住的男人說，「反正我時間很多。」

「真的很抱歉！」部長連忙道歉，一邊對瑞格斯使眼色，「發生什麼事情了嗎？」

「我要和他一起追查這次的案件。」瑞格斯放開手，但眼睛並沒有離開男人。

男人安靜的站在原地，手裏還拿著那份檔案。

「你和他？」部長瞪著他，「聽著，瑞格斯，這裏是安全部，所有的事情全是機密，不是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地方。」

看了他一會，瑞格斯重新坐回椅子上，「我會提供軍方九千萬美元的軍火援助，只要求參加這次的案件。」

「可是這次的事情不是我說了算。」部長看了男人一眼，又忽地說：「不過撇開你的金援不說，如果你一定要跟他一起追查，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。」

「條件是什麼？」瑞格斯睜起眼睛，他已經後悔開出的價格了，其實他可以雇私家偵探或者用別的方法來調查那個案件，剛才真的是急量了頭。

「就是我跟你提的那份工作。」部長再看了男人一眼，「你看，浮德先生剛從英國來美國沒多久，需要一個嚮導，或者助理，我想你可以勝任，這樣的話你也可以用正當的方式來辦這個案件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「可以。」瑞格斯點頭答應。雖然他可以用一些別的手段，不過誰會比政府擁有更多的資訊呢，在這裏工作的這段時間，他徹底明白這個道理。

瑞格斯看向男人，帶著堅持的眼神。男人也正在看他，迎上他的目光，思索了一

下，才輕輕的說了句，「可以。」

「那真是太好了！」部長開心的拍了一下手，「沒有比互相願意更好的事情了。」接著，他指著瑞格斯對男人說：「他是道地的美國人，瑞格斯·史蒂芬。」然後又轉向瑞格斯，「這個人的名字……浮德。」

這個介紹顯然有些缺乏誠意，不過瑞格斯並不介意。

「你們有很多時間可以互相瞭解。」部長笑著說，「當然，具體工作我會說明，還有瑞格斯，浮德先生是你的上司，明白嗎？」

「是……」瑞格斯無可奈何的應了一聲，兩個人握了手，表示上下關係已經建立。浮德隨即對瑞格斯比了個手勢，示意要他跟上自己，接著就轉身走出門外。

瑞格斯認識梵音並不是很久，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父親的葬禮上，他看到威廉舅舅帶著梵音一起從車裏走出來。

他的性格似乎挺開朗的，無論和誰都談得來，不過，他也不是隨便會和別人交朋友的人。他的英語說得不錯，雖然剛來美國沒多久，但就像個正常開朗的美國人，走在陽光下不帶一絲陰霾。

瑞格斯沒想到殺手也可以是這樣的。

梵音就像一些中國人一樣留著長髮，黑色的長髮就像美麗的夜晚，許久不見的那種，而非已被污染的紐約夜晚。他在哈萊姆開了一家花店，還收了兩個孤兒多妮和維拉當店員，沒有任務的時候，通常就待在花店裏。

梵音和瑞格斯成了朋友，其實殺手並沒有電影裏演的那麼恐怖，梵音曾說：「這只是一份工作。」更何況，他是在為政府工作。

不過他還是死了，瑞格斯看著窗外想，紐約的街道上陽光燦爛，是個漂亮的城市，被稱為「世界之都」，象徵著自由和機會，可是事實上，紐約每年的自殺人口都在增加。

此時，他身邊坐著浮德，他也在看窗外的風景，黑色的眼睛安靜的看著窗外掠過的人群和建築，然後看了一下手錶上的時間。

「要去哪裏？」瑞格斯問。

「酒店。」浮德又看了一眼窗外，「我去拿行李。」

「拿行李做什麼？」他不解。

浮德轉過頭，理所當然的語氣，「我不喜歡住酒店。」

「所以呢？」瑞格斯小心翼翼的開口，盡量讓自己看起來顯得不那麼笨。

「所以我要住到你家去啊！」浮德露出高雅的笑容，「部長說，你家夠大。」

「是部長叫你住我家的」

「沒有……」浮德奇怪的看著他，「可是我不喜歡住酒店。」

「……你……」你不喜歡住酒店，為什麼要住我家？話在他喉嚨裏轉了一圈，最後還是沒有說出口。

他覺得浮德看起來像是一個非常有教養的年輕人，但他待在浮德身邊時，卻有一種……不安的感覺，就像一隻待在貓身邊的老鼠。

也許是在那間資料室待久了，有些敏感，也可能只是單純的同性相斥，可這情況真的讓他想起小時候，當威廉舅舅在耶誕節的時候拿著糖果向他招手的樣子，他怎麼樣都不想過去，並不是糖果不吸引他，而是他有些膽小。

浮德的笑容溫和，瑞格斯卻看得有些發麻，所以拒絕的話還是沒說出口。

在酒店做了短暫停留，兩人又上了車。反正家裏房間很多，等梵音的案件完結以後，他就會離開了，而且他的行李很少，似乎也沒有要長住的打算。瑞格斯看著車子緩緩駛入自家的車庫。

賽文在客廳的沙發上看書，褐色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，他戴著眼鏡，安靜的翻著書頁，直到門被人推開。

他抬起頭，發現瑞格斯竟然帶回一個陌生的男人—這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。瑞格斯的人緣雖然不錯，但是他不太會帶朋友回家，大多數的情況下，他會和朋友一起去私人俱樂部或者酒店玩一整晚。

從沙發上站起來，他看著站在瑞格斯身後的男人。

這個男人大概比瑞格斯大上一、兩歲，看起來很年輕。修長的身材，乾淨的衣著，黑色的短髮很整齊，顯出該有的良好外表，深邃的黑色眼睛給人安靜而有修養的感覺，現在很少年輕人有這樣溫文爾雅的氣質。

「賽文，幫他準備一個房間。」瑞格斯一邊說，一邊坐到沙發上。對他來說，與浮德保持距離，就會覺得安全一點。

賽文向浮德微微一鞠躬，「歡迎您來到史蒂芬家，希望您在這裏住得愉快。」

浮德看了他一眼，輕輕點了點頭，「請帶我去房間，我想先洗個澡。」

他接過浮德的手提箱，交給旁邊一個傭人，然後走在前面，帶浮德去客房。

瑞格斯只能在旁邊瞪著這一幕，他不知道浮德怎會如此理所當然的接受自己管家的服務，而且為什麼他們兩個人都忽略了他？

看他們兩個人走上樓梯，瑞格斯伸了個懶腰，喝了一口傭人遞來的水，他開始胡思亂想起來。

梵音的死有些意外，但是又似乎在意料之中，殺手這樣的工作本來就很難安全退休。但他不明白的是，既然威廉喜歡梵音，為什麼還要他去殺人呢？他又想起威廉溫柔的把梵音摟在懷裏的畫面，那麼溫柔的眼神，他似乎從來沒有看過，溫柔得不像那個威廉舅舅。

威廉知道梵音死了嗎？他知道了會難過嗎？瑞格斯微微閉上眼睛，陽光斜斜的照進大廳，有種悠閒的感覺。

這個世界有太多可怕的事情，也有太多的不得已，就像梵音必須做殺手，也必須為他殺過人付出代價，可做為他的朋友，他希望能找出兇手，他不能讓他死得不明不白。